

吉隆：那枚鸡蛋那片林

□申平

今年南方的雨水，比往年来得更勤快些。不过雨中的乡村，却别有一番韵味。吉隆镇，一个以鞋业闻名于世的地方，我们一行12人来这里采风，听到的介绍，看到的景象，都让人印象深刻。最令人难忘的，是那枚大大的鸡蛋，还有那片翠绿的沉香林。

这枚鸡蛋，竖立在一个院子里，上写一行大字：“每一枚蛋都是一个承诺。”不错，这是一个鸡蛋模型。在办公室里，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开始向我们介绍，他叫董平天，一表人才，口若悬河，雄辩滔滔，获得了英国卡迪夫大学经济学和中国农业大学农业“双料硕士”，接着毅然回到惠东，与父亲一起从事养殖行业。现有养殖基地600多亩，养殖蛋鸡近100万羽，日产

鲜蛋70余万枚；采取“蛋鸡+马铃薯”立体循环种养模式，促进冬种马铃薯产业发展和农民增产增收。近几年企业开始转型升级，已经投资近4000万元建设高端蛋糕生产线，开发200余个蛋糕品种，年产高端糕点8000吨，产品销往粤港澳大湾区及北京、上海、武汉等全国各地。

百闻不如一见。接下来我们通过屏幕，参观了养鸡场。但见从喂鸡到产蛋再到产品清洗包装，几乎都实现了机械化作业，人群不时发出啧啧称赞之声。我们也前去参观了糕点生产车间，隔着玻璃，但见里面的工人都穿着工作服在忙碌，各种各样的糕点，通过机器烘焙，一批批生产出来，让人垂涎欲滴。据介绍，这些工人都来自周

边村庄。前面山坡上，有一座巍峨的建筑，原来是投资千万元打造的“鸡文化博物馆”。养鸡还要讲文化，还要建博物馆，这真是闻所未闻的事情。大家兴致勃勃走进去，一看还真是眼界大开。这座“鸡文化博物馆”里，不仅陈列着鸡的起源、饲养、制作和加工以及中国各个地方品种的特色鸡和世界五大名鸡等多种珍贵的历史资料，而且通过展板、文物、标本、实物、书画作品等形式，系统介绍了鸡的品种形成，养鸡业的发展变迁历史、发展趋势，世界主要鸡种的分布、我国鸡种分布以及主要鸡种的外观特点、性状性能，以及与鸡相关的成语和各种文化现象，其中本地胡须鸡、清远鸡、三黄鸡，世界

名鸡海兰蛋鸡、贵妃鸡、帽子鸡、珍珠鸡等实体标本就达30余种。走进博物馆，你就走进了鸡的世界，满眼都是文化，满耳都是鸡啼。原来我们司空见惯的鸡，竟然还有这么多的讲究！

随后，车子沿着山路继续行驶。这一回带路的，是桥岭村的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叶文辉。他带我们来到塘肚村。就在村子对面的山坡上，一片绿色铺陈开来，那绿色似乎青翠欲滴。叶书记说，这里就是名为绿棋楠的沉香林了。来这里承包荒山种树的，是来自深圳的夫妻俩，男的叫韦光志，女的叫王丽丽。王丽丽是东北人，头戴一顶草帽，显得精明干练。我和她攀老乡，问她为什么跑到惠州山里来种树，她说，当然是为了理想啊！自

己不但想在这里种树，还想在这里搞文旅呢！详谈之下知道，他们已经在这里投资几百万元，栽种绿棋楠100多亩，有的树已经长得很大，开始钻孔等待沉香结晶了。

这时雨停了，大家一起来到沉香林中观赏，并以绿棋楠为背景合影留念。前后左右的大山上白云缭绕，脚下芳草萋萋，身旁绿树成行，生机盎然。就在这个绿色的世界里，在这山川大地之间，一个个青春的身影在我的眼前闪现——董平天、王丽丽……他们都是充满青春理想和创业激情的弄潮儿，他们正在用青春的热血，在希望的田野上，书写着新时代的精彩华章。

那枚鸡蛋那片林，如此强烈地镌刻在我的记忆深处。

去同事家串门。喝过茶后，两个女人正在客厅里说着悄悄话，被赶到阳台上抽烟的同事老公突然大叫起来：“老婆，咱家的坚强又要分枝了，你快来看。”说罢，同事连忙起身，奔赴阳台去瞧个究竟了。

我一阵诧异，心想还有叫坚强的植物？追过去一瞧，不禁被这对小夫妻给逗乐了。原来他们说的只是一盆很普通的吊兰，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可是，同事却一脸的兴奋，嚷嚷道：“咱们家坚强果然够坚强，冬天的时候差点冻死了，没想到，现在越长越精神了。”

看我一脸的狐疑，同事似记起了什么，笑了起来，边笑边跟我解释。原来，同事给这阳台上的植物都取了新名字，吊兰叫坚强，绿萝叫好心情，袖珍椰子叫快乐，蔷薇叫幸福……每天给这些花花草草浇水、修枝，或陪着它们说话，想到它们所代表的美好期许，同事心里总会觉得像打开了一扇窗，被阳光照耀得温暖又明亮。

同事说：“刚来这里定居时，因为不熟悉，我的心情很差，觉得所有的快乐都离我远去了。有一天，在书上看到一篇叫《小鱼乐观》的文章，里面的妈妈给孩子买了四尾鱼，分别为它们取名乐观、敬重、整洁、专注，书中最后写道：‘每天跟这些以美德为名的鱼朝夕相处，不常常自省也难。’那一刻，我突然想，我何不也给我的植物们取个美好的名字呢，每天与之照面，便是在时刻提醒自己要快乐要幸福了。现在，我家阳台上有了坚强、快乐、甜蜜……每天早上看它们一眼再走，我就觉得这一天是抱着好心情出发的呢。”

望着同事甜甜的笑容，我也觉得这阳台上的植物仿佛有了特别的意义。她给它们取了新名字，其实是在努力乐观地经营着自己的生活。她是以一种积极的方式，面对着生活中困惑与坎坷。

回家时，同事执意要将一株吊兰的分枝送给我。她说：“这是我家的坚强，你可要好好对待它哦。”我笑，突然觉得自己手心里捧着的已不仅仅是一株植物了。

这个周末，我也想好好打理一下自家的阳台，给那些普通的植物们取个美好的名字。我相信，当我们主动向那些美好靠近时，它们肯定也会与我们越走越近。



秀美家园

王小虎 摄

参观东坡纪念馆 感悟生存哲学

□何万明

2000年，法国《世界报》评选公元1001—2000年间“千年英雄”，全球一共评出12位，苏东坡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苏东坡在文学艺术上才华横溢是举世公认的，而他在逆境中依然保持乐观自信、豁达开朗的处世态度也为世人所敬仰。

“学而优则仕”，千百年来，中国封建社会的文人墨客无不希望通过做官实现政治抱负，达到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目标。然而，勾心斗角、党同伐异的官场不是谁都适应的，更何况一朝天子一朝臣。所以，面对如此险恶的官场，有的人刚涉足就毅然决然选择退出，且终生不仕，只为了自由和回归自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庄子。还有一种就是在官场上几番沉浮，心力交瘁、身心俱疲，然后才选择归隐田园，陶渊明就是这样。而苏东坡则是另类，他一生都在官场上进进出出，跌宕起伏，但他在顺风顺水时没有得意忘形，在遭受打击时也没有怨天尤人、一蹶不振，真正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可以说，苏东坡达观、洒脱、飘逸的个性贯穿其一生，既成就了他的文学高度，也有助于他稀释甚至化解命中劫难。

日前，笔者来到位于惠州市区桥东白鹤峰的东坡纪念馆（东坡祠）和位于西湖孤山的分馆，近距离感受东坡先生那份达观、超然的生存之道。

苏东坡前半生的仕途还是比较顺利的，他一考成名，少年得志。然而，翻云覆雨，苏东坡在1071年因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一，主动请求离开到外地任职，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做地方官。虽然远离了繁华的京城，有些落寞，但除了密州比较荒凉，其他地方大都属于江南富庶的地区，也不算太委屈。当然了，远离了政治中心，对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还是有影响的，所以苏东坡难免有些失落。只是苏东坡天性旷达，加上没有生存的压力，所以他也不会纠结于一时的失意。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苏东坡在密州任职时中秋之夜所作的千古绝唱，该词前面表达了对仕途不顺的苦闷和对兄弟无比思念之情，但在他文末笔锋一转，写道“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意即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不必苛求完美，希望大家都能平安健康，即使相隔千里，一样可以共享这美好的明月。从而把自己从郁闷中解脱出来，勇敢面

对现实，接受现实。“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望江南·超然台作》），意思是说“不要在老朋友面前思念故乡了，姑且点上新火来烹煮一杯刚采的新茶，作诗醉酒都要趁年华尚在啊。”这首词也是写于密州，同样体现了苏东坡超然物外的人生境界。“尊酒相逢，乐事回头一笑空”（《采桑子·润州多景楼与孙巨源相遇》），该词是苏东坡1074年在江苏润州与好友聚会时所作，凡人能做到“烦恼一笑空”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而苏东坡却能做到“乐事一笑空”，这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最高境界了。其他如“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人间有味是清欢”、“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等等无不体现了苏东坡豁达开朗的天性。

二

1080年，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这是一个闲职，不但没有实权，还要服从地方官员管束。这是苏东坡人生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是对他的考验。遭逢打击，此时的苏东坡心情不好是可以理解的，但当时他毕竟才40岁出头，还有大把机会东山再起、卷土重来，这一点他看得很清楚，所以，当务之急是调整好心态。因此，他那段时期的诗词虽然有了一些悲凉之气，但并不悲哀，更没有心如死灰，而是不断地以超脱、达观的精神为自己鼓劲、打气，“蛰伏以沉积，近趋向未来”，其间最著名的诗词莫过于《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与“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一样豪情万丈，任你风吹雨打，我自闲庭信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脍炙人口的词同样也是写于黄州，更体现了苏东坡从容淡定、泰然自若的心境，以前那么多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都随着岁月的流逝而烟消云散，所以，何必在乎成败呢？

果然不出所料，苏东坡只在黄州4年就东山再起，而且步步高升，官至吏部尚书、兵部尚书、礼部尚书，位极人臣，把之前在黄州耽误的4年加倍补偿回来了，可谓“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三

都说“福兮祸所伏”，1094年，年近六旬

的苏东坡又被贬到惠州，可以说是从天宫直接打落人间，换了其他人恐怕早就晕死过去了，但苏东坡却坦然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当年他被贬黄州时才40岁出头，可现在已经年到花甲了，除了生死无大事。苏东坡聪明绝顶，他深谙“适者生存”的道理，无力改变现实，就改变自己去适应现实吧，更何况封建社会的文人士大夫其生杀大权完全掌握在天子手中，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因此，别说惠州只是蛮荒之地，哪怕是死亡之地，他也得想办法活下去，惠州总比苏武牧羊的苦寒之地要好吧！

所以，当苏东坡从定州万里迢迢辗转来到惠州后，放眼四顾，发现惠州确实挺荒凉的，但却有好山好水，更有令他眼前一亮、垂涎欲滴的荔枝，让他突然想到当年杨贵妃为了吃上一颗荔枝，还要邮差万里迢迢、快马加鞭地送到长安呢，途中都不知死了多少匹马？而他老人家如今想吃就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比杨贵妃幸福多了，于是他欣然写下了令惠州名扬四海的千古名句“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这就是苏东坡的过人之处，他就像蒲公英的种子，吹到哪里就在哪里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从不把自己当外人，他乡就是故乡，哪里黄土不养人？而且他善于发现生活中美好的一面，并且发自内心去热爱它。惠州虽然荒凉，是不是还有连杨贵妃都爱吃的荔枝吗？不是还有四季皆春的罗浮山吗？所以他的心马上就安定下来了，身体也就跟着舒泰了，所谓“心安乐处，便是身安乐处”，也就有了“此心安处是吾乡”。既然想到在惠州养老了，接下来的两三年时间里，苏东坡可忙碌了，造桥修路，在桥东白鹤峰建造新居，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善事、实事，同时创作了大量震古烁今的诗词，其数量仅次于在黄州期间所作，给惠州这座曾经是名不见经传的边陲小城带来了千年荣光，“一自坡公谪南归，天下不敢小惠州”。

可是，天不从人愿，新居建好没多久，苏东坡又被贬到更加荒凉的海南。60多岁的人了还如此颠沛流离，确实令人唏嘘不已，但苏东坡达观的天性丝毫未改，“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又把海南当作故乡，在那里安家落户、兴办学堂，直到4年后北返途中逝世。

苏东坡豁达乐观、随遇而安的生存哲学给后人留下了很多启发。

（接上期）张联桂二人过了浮桥，步入水东街，所到之处人群熙攘，歌舞升平，一片太平盛世景象。主仆二人走到包公巷码头，见到一对父女在码头边卖艺。那父亲是位六十多岁的老人，瘦弱而满脸沧桑。女儿却正值豆蔻年华，身段苗条，长相俊俏。父女俩正倾情演唱时，突然间几个满脸横肉，膀大腰圆的泼皮上前去，调戏那位小姑娘。老父亲见状急忙上前阻拦，却被那帮人打翻在地。张联桂二人怒不可遏，上前喝斥那帮无赖。那几个无赖见有人来搅他们的好事，看上去年来人相貌平平衣着普通，哪把他们放在眼里，一阵拳打脚踢，就将张联桂二人打得倒地不起。那地方离东江商行不远，在危急之时，有伙计飞快禀报了何云彰。何云彰立即带着一班伙计，操着刀枪棍棒及时赶到。无赖虽然剽悍，又怎能敌得过长枪短棍，几个回合，一个个只得落荒而逃。

何云彰等扶起张联桂主仆，护送他们返回府衙。又拿出一些银两，安抚那苦命的卖艺父女，送他们到馆驿歇息。

自此以后，何云彰与张联桂的关系又近了一层。

再说张联桂来到东江商行，店面伙计见张联桂微服来访，急忙进内厅通告老板何云彰。

何云彰急忙整衣出迎：“呵呵，欢迎！欢迎！欢迎张大人光临，里边请！里边请！”

何云彰恭恭敬敬地把张联桂迎入后厅。请坐敬茶毕，闲聊了几句后，张联桂说：“云彰会长，不知今年的潭公庙会贵会筹备得如何，能按期举行吗？”

何云彰答道：“回张大人，近几年惠州旱灾之灾时有发生，众商家利润亦不如前，但众商家对举办本次庙会兴趣极大。年抽厘捐万金、五年共抽五万为经费之事亦已完成，行会时辰也卜定，请大人放心。”张联桂听后非常高兴，连声说：“好！好！有劳云彰兄了。”

何云彰与张联桂商定好庙会事宜后不久，五一一次的盛大潭公庙会就如期举行了。

那天，在惠州桥东白鹤峰前，搭了一座大篷，四周置洋灯数十只，灯皆十数头。又立一灯塔，高丈余，中空，嵌玻璃，旁亦悬数百只灯火，昼夜不息，流光溢彩。自郡城至白鹤峰，中隔西枝江，一路牌楼皆悬洋灯，挂人物，穷极华丽。其水火油租灯费，耗资不菲；还请名角大牌，演名剧十余日，需数万金。其执事人每日操办百数十席，匝月所费甚巨。

庙会盛况空前。有手托木偶戏、舞龙与舞狮、舞火狗、舞春牛等多种游行队伍，所到之处爆竹连天，欢声四起。因庙会盛大，邻县大量民众涌入惠州，使惠州商铺生意兴隆，昼夜喧哗，热闹非凡。但同时也引发一些社会无赖和鸡鸣狗盗之徒聚众闹事，乘机行窃。为此，惠州知府张联桂每夜必亲自带领官兵巡街，惠州商会亦配合官府维护社会治安，官兵联防，在当时传为佳话。

第五章 画师瀚墨描百态 响马东江劫商船

随着时间推移，惠州的社会状况进一步恶化。在晚清光绪年间出版的由岭南著名画家高剑父等选辑的《旧粤百态》画册中，就有许多幅图画描绘当时惠州的社会状况。

如《惠州渡船被劫图》，描绘了惠州一艘渡船在东江遭到匪徒洗劫的情况，图下的文字说：“近日省中大吏又迭接惠州官场稟报，龙川老龙之乱党虽经孙、李之军逼其解散，而现在乱党仍四处分走，各属均有乱踪，时受劫扰之害，非集合大兵分途四面剿捕，恐不足以绝根株云。闻大吏得悉后，近又特遣营张参谋来省，将委其会同办理清乡各事宜。不期惠州渡开驶来省，行经河面，被贼等暗号齐出枪械，指禁搭客人人等一隅，分投恣意搜劫，历四点钟之久。适遇游击王某才卸任，偕弟来省，为贼搜出五画军衣及砍伤至毙；王弟在旁哀求饶命，亦遭枪轰要害，贼等一并掷下水底，始将渡船搁浅近岸，负耻登陆而遁去云。今何对耶？举足荆棘，贼势猖獗，何处非惠州也！”

《惠州流民抢劫图》一幅，则描绘了博罗县流民抢劫财物的情况，文曰：“博罗县城李龄家，被流民蜂拥而入，强将李妻温氏牵出房外，潜将首饰箱所藏金叶、金器、洋银搜取一空，值赃百余两。李即报知城守，将流民船扣留，并将其头目二人押解县衙。次日到船搜查，不見赃物，即将船放行。李恐吏将在押之头目释放，赃更难追，特赴行辕控告矣。”

（待续）



漫步水东街

贺沁怡 摄